



孟弯弯老婆说：“阿姨，你召一召。你召一召肯定能召回来！”

“我把火车弄坏了，雷就追过来了！”

铜钱说：“铜钱，你住嘴！”铜钱咧开嘴要哭，委屈地说：“我说的是真的。我把火车弄坏了，雷真的就追过来了。”

这个铜钱，比初平阳大六岁，初平阳记事起，他就傻，脑袋被猪踢了。这在四条大街上多少年里都是笑话。曹平凡家的一头猪竟然养了五年。那是差不多三十年前的事，那时候花街、东大街、西大街和南大街主要还是乡村，除了少数人到河北岸的城市里上班，种地的种地，养猪的养猪，跑船的跑船，打鱼的打鱼。到十五年前，四条街就完全不再是乡村了，成了淮海市的郊区，庄稼地上建了工厂、企业和各种名目的房屋，四条街上的人都有了城市户口。

终于见到了“夜叉”：比一般男子还要高大，骨骼粗壮，两手垂在腿侧，两脚分得很开，见了客人并不施礼。舒莞屏放慢脚步，脸色绷紧。憋儿抢先一步，声音深沉：“这是总督大人。”“夜叉”单手竖在胸前，微微低头：“见过大人。”舒莞屏回道：“大营管！”“夜叉”嘿嘿走在前边，回身一笑，露出几颗坚实的牙齿。

接风晚宴很是气派：厅堂华美，大方桌上堆满鱼肉，中间是一只烤鹿。米酒和白酒并不倾入杯子，而是一人一坛。舒莞屏说自己不胜酒力，“夜叉”说：“我这人饮过了酒可不得了。”说完加一句：“喝多了不知畏惧。上一回我把总头领吓趴了。”一句出口，人们哄笑。舒莞屏盯着她端起酒坛的两手：手掌阔大，手背上生了棕色毛发，变形的骨节宛若核桃。她米酒白酒混饮，对客人的矜持不以为然：“总督出营三不管，怕个什么？在这海边水巷，谁不喝上三坛大酒就别出门。”舒莞屏接答：“出门会摔倒的。”“不出门也会按倒。”憋儿大饮一口，抹抹嘴：“小心我把他捏成肉饼。”“夜叉”歪头看看憋儿，对舒莞屏说：“上好卫士，裆大腿壮！”

憋儿晚宴后将铺盖扛到了舒莞屏处。胖子领几个壮士进来，说不可与大人混住。憋儿将他们推拥出去，不再理睬。舒莞屏秉烛夜读，那是一份手抄“东夷迁徙图志”，部分内容正可对应冷大人交与的“姜姓世系图谱”。他边读边做标记，直到一旁响起鼾声。屋外倒也安静，只有均匀的呼声。偶有夜鸟掠过，发出一声呼鸣。午夜之后渐生倦意，很快入眠。一夜无扰，是出营以来少有的安逸之夜。

按原有企划，这一天要去捕蜚场。营中为总督一行配备车辆和五位兵勇，带足吃喝。几坛烈酒

进入新世纪，市区南扩，四条街已经成了正儿八经的城区，离新建的市中心坐公交车也就五六站路，四条街上的人说起自己的地盘，已经习惯了说“咱们市区”。三十年前，曹平凡家养了一头猪。全家人都是慢性子，养猪也拖拉，别人家的猪三五个月就出栏，长个两三百斤拉出去卖钱，曹平凡家不这样，懒得卖，就晃晃悠悠养着，想养出个神话来。如果照五个月要出三百斤计算，一年起码都长六百斤，四五年下来，能把猪养成大象。反正是长肉，多养一天就多长一天的肉，着什么急呢。他们一直养着，的确养得很大，那头猪站起来扑扇耳朵，整个圈都乱晃，像头牛。但五年下来，因为猪把他们最小的儿子铜钱的脑袋踢了，只能卖了，上了秤，曹平凡都哭了，比儿子被踢还难过，只有五百三十二斤，离一头大象还远。他忘了猪长到一定程度也累得不愿长了，不能因为你按比例喂，它就照比例长。

铜钱四岁时一个秋天的下午，五百多斤的猪躺在圈里打瞌睡，他从栅栏的空隙里钻进去，蹲下来给猪抓虱子。他抓得很认真，像他奶奶给他抓虱子一样仔细，脑袋凑到猪后腿前，两眼瞪得溜圆。很可能猪做了噩梦，反正它突然就跳起来，尽管因为肥胖跳得很艰难，还是跳起来了，后腿往后猛地一扒拉，结实实地踢到铜钱的小脑袋上。铜钱一个仰八叉，前脑门被踢，跟着后脑勺撞到喂猪的石槽上，两眼一翻不动了。曹平凡的老婆喂猪时，看见小儿子和猪睡在一起，头上有两处流出了血。那猪醒来发现可怕的事情只是个梦，走两步平复一下情绪又睡了。因为对孩子用了暴力，证据确凿，连邻居

们都不能容忍曹家再把这头猪养下去，只好卖掉。卖前给它灌了一肚子糠菜，也就五百三十二斤。但是，等铜钱头上的伤好了，他们发现，小儿子跟过去不一样了，经常两眼不在一个焦点上，吃东西时嘴角总是留菜缝，让饭菜出来让空气进去，一笑会往外流口水，说话时舌头早早地就往回拽，虽然发音时鼻腔共鸣相当好，但说出来的都不是好消息。

四条街上的人都说：“完了，曹平凡的小儿子被猪踢傻了。”

从那时候一直傻到现在。初平阳看见母亲从口袋掏出两枚一块钱的硬币。他知道母亲要干什么，如果是两枚袁大头或者铜钱会更好，是真正的那种铜钱，孔方兄的那种。这种事三十年里见母亲做过好多次，开始只是觉得好玩，后来开始怀疑，现在，不怀疑也不赞成，姑且听之任之。母亲让周围的人都让开，她把两手放到铜钱的肩膀上。“铜钱，乖，听阿姨的话，别动。”母亲对所有受到惊吓的人都说“乖”。铜钱真就不动了。母亲将一枚硬币放到铜钱的正头心，另一枚捏在自己手里，她闭上眼，口中念念有词，捏着那枚硬币围着铜钱的脑袋转圈。从头顶开始转，一圈圈往下绕：绕着脸转，绕着肩膀转，绕着胸部转，绕着腰转，绕着坐在凳子上的屁股转，绕着腿转，最后绕着脚转；转到铜钱胸部时，她的胳膊够不过来，只能捏着硬币绕着铜钱走，走着转圈；转完了脚，然后重新从脚往头上转；一枚硬币转完了，换了另一枚硬币同样从上到下再从下到上转一遍。都转完了，母亲大喊一声：“水缸！”大家都去找水缸，大和堂里根本就

有水缸。初平阳愣愣神，抱一个金鱼缸冲到母亲跟前。母亲睁开眼，满头满脸的汗，她长出一口气，将两枚硬币丢到了金鱼缸里。四条肿胀眼泡的大金鱼看见硬币晃悠悠地往水下沉，吓得躲到鱼缸一角，四条金鱼并排盯着硬币看。

母亲说：“铜钱，你再说说，雷追到你哪儿了？”

铜钱果然就镇定多了，说：“雷追到我脚后跟，我的腿，左腿，就跟被人抢走了一样，被撕下来，就没有了。我成了瘸子，我想跑，扑通跌到泥水里了。”

母亲说：“雷为什么要追你？为什么不追别人？”

铜钱说：“我把火车弄坏了。我把大石头抱到铁轨上，我想让它停下来，我把石头放上去，火车就坏了，坏得一动不动。我就想让火车停下来，不是要让它坏。我就跑，雷就在后面追我。”

母亲说：“儿子，就是你坐的那趟火车。”

曹平凡把细脖子伸过来，问：“平阳，你坐的那车真坏了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初平阳说，“停倒是停了，半天没动静。”

“那你怎么回来的？”

“爬窗户，先走路，再坐船。”

“他爸你看，”曹平凡老婆叫起来，“铜钱好像没事了！”

终于有了好消息，大家重新围上来。铜钱的脸色和眼神的确有所好转，不像刚才那么暴烈惊悚，现在有点儿蔫，害了一场大病似的，腰杆塌下来，一个劲儿地想往下溜。孟弯弯老婆说：“你个臭铜钱，没事儿你拦什么火车呀你？你以为那是驴拉的，要停就停啊？”

(未完待续)



陈彦 (连载16)

南归雁突然问：“前天下午温如风来镇上告你的事……你知道吗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，南归雁？”何首魁没有叫他南书记，并且说，“要让你主持办案，一开始就会犯方向性错误。”

“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……”

没等南归雁说完，何首魁就摆手制止了：“不说了，你也害怕，人就是死了，你大不了挨个处分。那是案子，家属再闹，又不是政府把人杀了，你怕啥？再胡闹，越过红线就把他铐了。”说完，他到一边抽烟去了。蹲下时，南归雁还真看见他屁股上别着手铐，且不止一副。

在挺过七十二小时后，温如风没死，但也没醒来，并且还出现了呼吸窘迫症状。医生说恐怕得切开喉管。这事需家属拿主意。花如屏当然是救命第一了，答应让切，并签了字。就在手术器械一应齐备，准备割喉时，温如风突然睁开了眼睛，呼吸也渐趋平缓。割喉的必要性明显就失去了。在以后的几小时里，温如风被打得紫乌的眼睛时张时闭。坐在床边的安北斗能明显感到，这双眼睛在微眯中扫视着房内出进的所有人。

何首魁只看了一眼就出去了，无论他的面庞还是脊背都很冷。

南归雁虽然心绪有所平复，却充满了惧怕，甚至表现出一副巴结讨好相。

温如风嘴里就喃喃地在说话了。

“你说什么，存罐？如风？”安北斗趴在他耳边问。

“告……告……”

“都成这样了，还告啥呢。等身体好了再说。”

“告……告……”

“你要告谁吗？”

温如风把两只烂桃一样的眼睛朝南归雁翻了翻：“……南……归雁……”

南归雁的手不由自主地抖了起来。

10 脆骨

南归雁抖动的手被温如风看得清清楚楚，这绝对是一根软肋。

何首魁那根老油条，你再炸，都不吃油了。

安北斗就是个计生专干，屎不顶。

而这个南归雁，年轻，不经事，无论几天前在镇政府里，还是这七十二小时在县医院，都吓得没了主意，就怕事闹大了不好收场。死死咬住他，事情就有门。

其实从七十二小时前挨黑打到现在，温如风都并没有真正昏迷过。打是打得很重，脑门、后脑勺、腰眼、臀部，都被什么东西撞击过，砖头和棍棒的可能性较大。肯定没有上铁器，他能感觉到。而最要命的是交裆，被几个人都踢过，就好像那个地方最惹他们恼恨似的，踢得委实尿不下，插上尿管了。

县医院的水平的确有些让他怀疑。过去就听说，大病必须进省城看，县上也就只能治个头痛脑热的，因为好医生都走了，仪器也不行。经过这次亲身体验，他信服了这个说法。因为惊动了县委书记，他被抬进来，立马就成立了以院长为组长的专家会诊小组，竟然还真把他当深度昏迷对待了。一堆人用平板车把他推来拉去，透视，拍片，搞了一个不亦乐乎。他还是平生第一次被女人用剪刀铰了裤裆，把那一堆肿胀的玩意儿露出来，任由几个女护士擦洗消毒，用镊子、钳子扳上压下、拽左拉右地上药、插管，就像是收拾刚挖出来摆了一地的红苕土豆。

整整七十二小时，医院里的人好像都在围着他转。姓陈的矮个子院长似乎一天能来八趟，晚上都住在办公室值班，好像他温如风随时都会一命呜呼了。

除了何首魁那根老油条，其余北斗镇来的人是三班倒地值勤。安北斗和南归雁更是没明没黑、没时没点地守在急诊室外，最多靠在凳子上点几下瞌睡得轴不正的鳊脑袋而已，偶尔开门他都能瞥见。这状况令他很是满意。

不过老婆如花屏和妹子温存雨哭得死去活来的样子，也有些让他心疼，熬更守夜、连哭带闹的，太伤身体。几次他都想去给如花屏暗示一下：还没到要准备老衣、棺材的地步；儿子温顺丰也不会一时三刻没了爹；她大料是当不了寡妇的；妹妹也不会立即就没了把她一手拉扯成人的像父亲一样的亲哥。至于岳父岳母也赶来，只是帮个人场，凑个气氛而已。他想把底透给如花屏，可护士二十四小时不离监护室，也不让她进来，说怕交叉感染。他想了想，不暗示也好，这事如今最重要的就是造势。不闹不赖，势从何来？

(未完待续)

去老万玉家

张炜 (连载62)



装上车子，憋儿伸手阻拦，胖子拉下脸说：“舍不得棉袄，舍不得好酒。你到了海边自然知道。”车队共十一人，新加的车辆载了兵勇和食盒、几把砍刀和一杆连发枪。憋儿觉得这种枪械并未多见，不像西洋物件，问了才知道是一种老式鸟枪改制的。“这边最怕的是鸟，不是豺狗和土狼。大鸟冲下来，就得使连发枪！”兵勇说。“用它对阵如何？”憋儿问。对方点头又摇头：“火气忒大，只打不远，不如洋枪。”舒莞屏听着他们对话，认为“火气忒大”，正可迎对抵近之敌。

车子直驶西河，那里不仅是猎场尽头，也为边陲。很快出了浓茂的树草水泊，往北是一片低矮的灌木杂草，发红的锈水间杂起伏的沙丘。矮小的窖子出现了。女人提着杂物走动，身后还有孩子。窖子排成一行，铺了沙石路，也还规整。车子穿过腌蜚场往北，迎着海风向前。这里天气较好，大海的脾气似乎好于东部。随着接近海边，看到卷起的大浪和一排排大涌：一团灰白色的东西在荡动，随浪涌耸起和跌落。那是海蜚。这里的猎物少于东部，捕蜚人却更多，有的手持抓钩，还有人拉网。兵勇指点说：“这里一年四季都是蜚场和渔场，不像东边。”

车子停在离海浪几丈远的地方，铺了石子和木头路：所有车辆可以直接装货。最诱人的还是拉

网人，他们正等待海中舢板布网，然后分成两排拖拽绳。这和东边渔场差不多，只是同时布下三面大网。近前看才知道，一股颜色异样的海流将浮游物冲到东西沙岸上，于是就在那里布网。号子震人耳膜，夹杂脏浊之语。铿锵的号子与粗俗的字句连在一起，让拉网人兴奋。海老大举着酒壶，随节奏耸动身子。几个随行的兵勇一看到海老大就蹦蹦跳跳上去讨酒，随后喊起号子。

舒莞屏对其中一些晦涩字眼听不甚懂，只知是猥亵之语。他问反复呼叫的三个字：“‘磨盘旋’是什么？”兵勇答：“我们大营管啊！”憋儿摊开两手：“你们敢这般骂她？”兵勇“哼”一声：“诸位大人有所不知！大营管是痛快人儿，她忒喜欢这词儿，谁骂得狠，她还赏谁哩！她有时在这儿站上一个时辰，就为了听这号子！”舒莞屏身边的人面面相觑。兵勇翘起胡子：“几位大人走了一路，哪家猎场有咱好？这里个个吃饱喝足，没人掠劫。何也？全凭大营管以德服人，赏罚分明。那些偷营的，杀！那些使假银票的，杀！那些装成官人的，杀！凡事只要‘杀’字当先，那还有什么难做？”

他们沿沙岸往西。水汊支流变多，木栈道也多起来。有一头大海豹蜷在前边挡住去路，卫士要用箭射，兵勇马上阻拦：“使不得！”

“为何？”“我们大营管说海豹是她娘家亲人，不得伤害！”“哪有这事儿！”卫士收起了弓箭。兵勇脸色冷肃：“大营管是生在深海一个岛上的，姥姥远亲就是海豹。她发火时常说，‘我就不是人性儿！你能怎地？’谁拿她都没办法。”他们站了等那只海豹离去。憋儿合掌说：“豹儿让开吧，请受俺一拜！”施礼后，海豹竟然打个哈欠，搔搔胡须，扑通一声跳进水里。

六

从西河返回已近午夜。胖子等在路口，心急火燎，见了就嚷：“大营管喝上了！她这人性子急，边喝边等了。”舒莞屏几个赶紧进屋，见大营管果然喝多了，脸色紫红，一双大眼睛，真像海豹：生了长长的胡子。走近了看，才发现是正在咀嚼的鱼翅。她盯住舒莞屏，眼眶红着：“总督坐这厢。今儿个累甚，吞块白膘子肉？”说着提起一条白肉。舒莞屏谢过，接在碟中。

大营管口吐粗话，显然醉了。她在舒莞屏耳边说话，声音大到整个屋子都能听到：“你这白生生的小脸儿鱼肚一般，又是‘总督’，这不要了人命？”舒莞屏喉结发胀，问：“何意？”“何意？”她翻着白眼朝向天花板：“你听那号子唱得可中？”

(未完待续)